



父亲的肩膀

□朱芙妮

周日清晨,当阳光漫过窗棂,母亲在电话那端的声音颤抖了一下:“你爸的肩膀,昨晚疼得厉害。”只这一句,我的指尖便无端麻了一下,仿佛触到了某种冰冷而熟悉的金属。

放下手机,来在书桌前,手指抚过一排排硬质书皮,最后停留在一本资料汇编上。这是我考上军校前父亲送我的,是一本记录父亲所在单位边防官兵生活的内部资料,是官兵自己写的,有诗歌、散文、小说,还有新闻报道,真实记录着边防军人的点滴故事。翻开略微泛黄的纸张,一个个平凡的、琐碎的、感人的故事便浮现眼前。翻开它,并非为了寻找父亲的名字,而是为了感受字里行间属于父亲那一代戍边人共同的、几乎可以触摸的呼吸与重量。

而此刻,母亲电话里那声轻叹,却像一把生锈而又无比精准的钥匙,插入冰冷锁孔,吱嘎一声,转动了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关于父亲的“重”与“负”的印记。

第一次真切地“看见”父亲的肩膀,是我10岁那年的探亲途中。吉普车在无止境的边境公路上颠簸,窗外是铁灰色的、被风雕塑成狰狞形状的荒原。终于,在一片被雪山环抱的渺小得令人心慌的哨所前,我看到了父亲。他正向一辆卡车走去,车上卸下的是垒得如城墙般的米面粮油和冬季燃煤。他侧过身,将肩膀抵住一个鼓胀的足

够装得下半个我的麻袋。那一瞬间,我清晰看见他旧军装上那副曾经宽阔的肩膀猛然向下一沉,脖颈旁的肌腱倏地绷紧,拉伸出岩石般的线条,麻袋上的尘土扑簌簌落在他肩章星徽的边缘。父亲步履蹒跚,扛着麻袋,缓慢而吃力。那画面是寂静的,却又震人心魄。少年懵懂的我,内心被猛地撞击,原来那些维系这个遥远哨所呼吸与心跳的给养,抵达哨所前的最后一段路程,是以这样的方式烙印在一个人的肩膀上的。那肩膀扛起的,是海拔三千米以上,几十个年轻战友生存的底线与重量。

再一次被那肩膀刺痛,是在几年后的除夕。我和母亲到边防陪父亲过年,团圆饭的暖意还未散尽,牧民巴图大哥便裹着一身寒气与焦急闯了进来,用生硬的汉语夹着手势比画:他怀孕的妻子突发急症,大雪封死了通往县医院的路。父亲立即起身,迅速收拾那个磨白了边角的急救箱。我追出去,看见他在车库昏黄的灯下,正将一件厚重的羊皮袄,一包冻得硬邦邦的药材,还有他那沉重的诊疗器件,一股脑地往一个巨大的背囊里塞。然后他蹲下身,将背囊的带子绕过肩头,就在他站起来发力的那一刻,喉间溢出一声被压抑得极低的闷哼。那声音太轻,轻易淹没在呼啸的风声里,且又太重,沉沉地砸在我的耳膜上。后来母亲才红着眼圈告诉我,那次出诊回来,父亲的肩胛处是一片黑色的青紫。旧伤叠着新伤,我才知道,他扛向风雪深处的,何止是几十斤的器械与药品,那是一个牧民家庭在绝境中全部的期盼与重量,是一个军医在死神与边民之间用血肉之躯筑起的最后一道堤坝。那副肩膀成了连接生命与希望的唯一沉甸甸的桥梁。

然而,父亲肩最沉默也最恒久的一份重量,却是来自我们这个被他疏于照顾的家。记忆里,母亲的形象总是与各种重物相连。灌满的煤气罐,她在一楼拖到五楼;秋日囤积的几百斤冬储菜,她一筐筐搬进地窖;我生病高烧,是她一趟趟驮着我往返医院。而父亲,只是一个在电话里反复说着“辛苦你了”的遥远而歉疚的声音。直到我成年后,一次帮母亲清理旧物,在箱底发现一摞军用背包带捆扎得整整齐齐的家书,那是父亲30年间写回的全部,信纸早已发黄变脆,我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封,是在我高考前夜写就的。没有指导,没有鼓励,通篇只絮叨着一些琐碎到极

点的叮嘱:“你腰不好,提重物切记先蹲下,莫要直接用猛力;夜间贴膏药前,可用热水袋先敷一敷,效用更好;你性子急,肩颈易僵,晨起务必按我教你的法子转一转、揉一揉……”

我捏着信纸怔在原地。那一刻,满天风雪,烽火边关都从我眼前潮水般退去,我只看见一副无形的名为家庭的千斤重担,它从未真正离开过父亲的肩膀。他没有用肩头去扛煤气罐,去背生病的孩子,但他用一种更笨拙、更沉重的方式扛着。他用他全部的职业伤病换来了对这些伤痛的极致了解,再将这血泪经验凝结成最朴实无华的叮嘱,跨越千山万水,默默地垫在了母亲和我的生活之下。他扛起的是一个男人对家庭最深沉的愧疚和最原始的保护欲。这份重量不显于形,却深入骨髓。

父亲的肩膀就这样在国境线与家的屋檐下来回折返,承载着截然不同却又本质相同的重负。一边是钢枪、界碑,战友间的生死与共,是寸土不让的巍峨誓言。另一边是妻子的皱纹,孩子的前程,一个屋檐下的柴米油盐。这两副重担将他的人生压成一条扁担。而他的肩膀,就是那最中央的,被磨得最光亮也最斑驳的支点。33年的磨损,使得旧伤如同边疆地图上那些熟练的等高线,深深镌刻在他的骨肉里。每一次阴雨天的预警,都比任何气象台都准。我曾抚摸过那肩膀,不是柔软的肌肤,而像是抚摸一段老树的根,粗糙坚硬,布满节疤与沟壑。

窗外暮色渐合,手中的资料汇编泛着冷光,我忽然了悟,父亲那伤痕累累的肩膀,早已超越了生理的范畴。他们用这样的肩膀,在物资与精神都极度匮乏的年代,为共和国扛起了最为吃重的一段边境线,也为一个个小家,扛起了风雨飘摇中不至于倾覆的屋梁。父亲的每一次隐忍的闷哼和呻吟,每一次深夜贴上的膏药,甚至此刻因旧伤复发而辗转的夜晚,都是这部无字史书里一个最细微且最坚硬的标点。

夜深了,我或许该给父亲打个电话,不必问伤情,只需像他当年叮嘱母亲那样,说一句:“爸,贴膏药前,记得先用热毛巾敷一敷。”那句话很轻,却又很重,那重量里,有家,有国,有一段关于父亲已然远逝却用骨血铸就的边关岁月。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学生)



白江洞看桐花(外一首)

□李忠勇

四月的阳光打开发霉的清明
你铺开绿色信笺,提笔写下
漫山遍野的白色童话

每一朵桐花都朝向晴空
把春天萌动的誓言
挂在枝头静静晾晒

云从树人场口那边动了
风在磨着刀
丰都的旷野开始收拢阴影

一场雨赶着另一场雨
忙着给山村刷洗胭脂
杜鹃啼血,为春天清点残局

在白江洞啊,只有落花
认得回家的路,把自己卷成灯
一盏接一盏熄灭在村口

在树人柠檬公园

残阳在枝头纺出细丝
柠檬花轻启薄白的唇语
听不见清风漫过庭院
揭开公园暮春的轮廓

香气是未成形的果实
悬垂在空气微凉的腰间
它绕过门楣或者窗棂
勾勒出悠闲者的往事

谁在月光中闭目辨认
那缕清寂的苦涩
正沿着记忆的阶梯
缓缓抚平内心的伤痕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一条坦途去看海

□陈利

过了隧道群,汽车便在云贵高原的平坝上飞驰,全长2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我们转向新开通的贵平高速,就与另一条出海大通道贵北高速公路“握手”。贵北高速公路全长700多公里,同样是单向四车道,个别路段还是单向五车道。

不一会,导航又一次提醒“即将驶入隧道群”。隧道外是奇峰连绵、峡谷纵横,桥连接着洞,洞连接着桥,直破黔桂交界的天然屏障。

隧道群如此密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高速公路没有畏惧巍峨的大山与深邃的峡谷而绕行,而是奉行“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原则,这就是西部陆海大通道的魅力所在!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驶出了隧道群,映入眼帘的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还有宽广无垠的田野。“准备右转,即将驶入贵北高速公路广西段。”导航发出提醒,我们迎来第二个右转,与先前的G75兰海高速公路合并。此时的道路变得更加宽广,单向三车道变成四车道、五车道。

驶过南宁后,高速路变成了五车道,远远望去,宽广的车道犹如一条宽阔的河流,大大小小的车辆急速飞驰,大有“百舸争流”“百川入海”的气势,因为前面就是一个临海的城市北海。

眼前,一排排椰子树急速向后掠过,空气中仿佛弥漫着大海的味道。防城港、钦州港、铁山港等指示牌多了起来,预示着蔚蓝的大海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过钦州、跨北海,我们很快驶入广东境内,驶入雷州半岛,之后便是一条直线驶向徐

闻港码头。

这时已是夕阳西下,笔直的高速公路,在夕阳的铺装下,如一条金线延伸到天边。此时的高速公路只有我们一车独行,风动的椰树、静静的滩涂、默默的渔村、袅袅炊烟、归巢的海鸟……构成一幅难得美景,仿佛天地之间只有我一个静静的观众。

“看,徐闻!”路牌上终于跳出了关键性的地名,这意味着琼州海峡即将到达。车流开始密集,来自全国各地的车牌开始汇集。几脚油门工夫,现代感十足、建筑恢宏的徐闻港终于到了。因为网上预约购票,一道道电子眼和闸口瞬间开放,我们很快到达指定的泊位,等待上船过海。

从重庆出发,到达海边的时间与导航的理论计算基本吻合,13个小时左右。如果剔除多次上服务区休息的时间,可能只需11个小时左右。十多个小时,我们就能“说走就走”享受蓝天白云与温暖的阳光,就能嬉戏清澈的海水与柔软的海沙。这就是西部陆海大通道的魅力!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雨徒柏枝山

□王民爱

春雨迷蒙,
沾湿单薄的衣裳。
踏过泥泞的小路,
拥入柏枝山的怀抱。
清澈的溪流奔涌而来——
山也回响,水也回响。

二月花在山野绽放,
方竹摇曳,像是迎接,
又像是抑制不住的思量。
我奔向一棵高大的古树,
张开双臂,与它紧紧相拥——
身也滚烫,心也滚烫。

翻过一道道山梁,
细雨歇了,云雾退让,
露珠在叶尖,闪着晶亮。
蓝天如洗,百鸟鸣唱,
林间响起悠扬的乐章——
天也清朗,地也清朗。

坐在笋棚外柴堆上,
有人高歌,有人低唱,
有人闭目沉醉,有人起身眺望。
转瞬间,雾霭自沟壑升腾,
将我们深深淹没——
来也苍茫,去也苍茫。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川区人社局)



曾梦想有条又宽又直的高速公路,一脚油门就能从内陆重庆抵达海边去看海。

一位“骨灰级”老司机告诉我,在没有高速公路的时候,从重庆开车前往广东湛江徐闻,起码要跑三四天。沿途的九店垭、娄山关、七十二道拐、独山等,处处留下惊恐万分的记忆。后来,G75兰海高速通车,我也多次驾车去海南,虽无省道行驶的艰辛,但两天的行程也依然让人身心疲惫。

不久前,一则贵平高速公路通车的消息,引起了极大兴趣。这条路虽不长,但联通了渝筑高速与贵北高速,重庆的出海通道在导航上瞬间被拉直,仅13个小时即可通江达海。于是,我们兴致勃勃踏上了这条全新的西部陆海大通道。

驶入渝筑高速公路,我瞬间被单向四车道(含应急车道)宽广平坦的路面所吸引。本应飞快的车速,一下感觉慢了下来。行驶中,我感觉没有明显的陡坡与急弯,没有太大车流量,可以说驾驶过程十分的丝滑与爽快。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就轻松驶离重庆地界,导航发出提醒“即将驶入隧道群”,我立马车速降低。隧道一个接一个,短的隧道几公里,长的达到10多公里。

隧道群里最长的隧道是“大娄山隧道”,全长10多公里,是贵州省第一长隧道。为了提高行车的安全度和舒适度,隧道壁进行了彩色涂装,有“蓝天白云”“山水田园”等风景面涂装,让长途高速行驶单调感和疲惫感一扫而光。

